

前不久,朋友圈有篇文章“前滩太古里老年人游玩指南”,点开一看,自我感觉倍好。

## 我家住在好地段

陈茂生

国庆长假期间,前滩太古里名列市内最热景点排行榜前三。文章里说,常有六七八个老阿姨再加大老爷叔,准备午餐带好行头,一大早挤地铁到东方体育场站直奔空中步道,在江天一色、云蒸霞蔚中自得其乐,老爷叔负责拍视频拍照,并立马发“九宫格”。然后围坐一起共进午餐,远眺闲坐聊天,在落日余晖中愉快结束行程。便在群里暗暗得意地来段“凡尔赛”留言:“不去一次,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。”潜台词是“兄弟我,住的地段不错吧?”



边看边聊

确实,小区距太古里不足两站地,骑车十几分钟,就能看到巨轮一般的建筑外形。不仅说走走看看,而且看着那楼造起来。以往,同学同事、新老朋友雅集,一说住哪个地段就有点气短。有住延安西路边上,有家在衡复风貌区的,也有在“喜来登”隔壁……轮到,我就有点嘚嘚,“住杨思”。旁人会通达地微笑:蛮好蛮好。估计并不晓得杨思在哪里。

刚搬来时,小区附近的公交线路“线”多“路”少,郊区专线车票价

一元起售,阶梯收费。2010年世博会时喝瑟了一把。别人为参观热门场馆要起早摸黑辛苦排队,我就轻松一笑“家离中国馆就三站路呀,早上跑跑过去就行了”,此时会有众人啧啧羡慕,“嘎便当!”后世博阶段,生活越来越便利,前几年就有地段“好起来”的感觉。有了辆破车,要找地方练练手,开着开着就来到一片道路设施完备、绿化盎然、路上车辆行人稀少的绝佳之处。一打听,这是前滩。以后,东方体育中心、友城公园、体育公园、望江驿、晶耀前滩……相继建成开放,便常到滨江步道跑步健身,引得年轻朋友们眼热:“哇!住的地段好好耶。”但“画龙”还需“点睛”,让人精神一振的大品牌好像还不多。如今有了火红哒哒滚的前滩太古里,平日通畅的杨思路,每到假日必拥堵。街上满是充满好奇又兴高采烈的人们,过去东方体育中心有重大比赛也不过如此喧闹。没办法,住在好地段的总要

接受别人的欣赏,对不对?更重要的是对“地段”价值认同有了改变。几年前杨思还有不少农舍,闲时到村里遛弯,第一次看到屋檐下用树枝稻草垒起的鸟窝,并有小鸟在里面叽叽喳喳,感觉十分新奇。太太下班回家到农家自留地买点“刚出土”青菜,一脚踩进个土坑,半只鞋子浸在水中;农家大嫂淡定地说:“刚施的自家肥,用水冲冲就行了。”现在田园风光已被高楼马路代替,昔日的自留地成了葱茏的绿化林带,农家大嫂们一早一晚在那跳跳扇子舞。太太却怀念说:“老早绿叶菜又便宜又新鲜,路上没有汽车多清静,地段环境值老价钱了。”

于是,明白个道理:地段好不好,辰光很重要。上海刚开埠时,衡复风貌区还是郊区,老城厢才算黄金地段;又脏又臭的洋泾浜变成延安路,在光阴荏苒中成了“铂金地段”。而刚公布的“金色中环线发展带”规划里的“新杨思区域”,几年后还有得更繁华呢。

骑车从前滩太古里回来,一路在看哪容得下高端酒店、商业巨无霸、世界首店,想好如何喝瑟:我家地段老灵的,走走过去五分钟。

江南人爱吃面,各地都会有一两种特色面。桐乡的面是久负盛名的,取用当地湖羊羊肉,在店家门口支起一口大铁锅,灶膛里架上桑柴,文火焖煮,香气馥郁,肉质肥而不腻,深得广大食客的青睐。而最近十多年间,有一种叫阿能面的小锅面,像雨后春笋般在桐乡街头涌现,范围逐渐扩大至整个杭嘉湖,据说总规模已达一两千多家之多。

## 桐乡阿能面

周建新

阿能小锅面源自一位叫阿能的师傅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从工厂下岗的阿能师傅在桐乡县城一个叫邵家桥的地方,搭棚开了一个小面摊,一碗一锅,一锅一味,后来搬进了一间临街的房子,生意更是火爆。学艺的徒弟也随其慕名而来,阿能师傅先后带出了四五十个徒弟。我的堂兄五嘎就是其中比较早的一个。出师的徒弟们也陆续开了面馆,店名几乎统一挂上“阿能面”的招牌。

我了解阿能面是从堂兄的店铺开始的。店起初开在景雅路,三年后迁到中山西路,店堂不大,十来张桌子。高峰时段,因为是一碗一锅,等待一二十分钟出面是常事,客人也不急,自取一只一次性纸杯,倒上一杯预备在玻璃壶里温热的红茶,或当地特产的胎菊,边喝边等。厨房与餐厅隔着一个大窗户,客人坐在餐桌前,可以清楚地看到烧面师傅在厨房内的操作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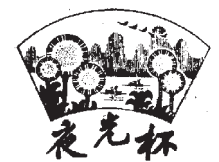
堂兄大我四岁,父亲亡得早,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务农,种田、栽桑、养蚕,样样都是行家里手,后来做泥水匠,当了工头师傅。一个偶然的机缘,拜阿能师傅为师,出师后便与堂嫂一起开了这家夫妻老婆店。他头戴厨师帽,身着围兜,左手操锅,右手掌勺,取材、加料、爆炒、捞面、起锅,一碗面在他左右并举的娴熟动作

中完成了,堂嫂则迅速将热腾腾的面条端到客人面前。浓稠而少量的汤汁,滑韧细长的面条,爆炒到入味的浇头,可用一句话来形容:汤紧、味甜、料鲜、面细。一般分红烧和白烧两种,最有特色的要数红烧猪蹄片面、猪腰蹄片面与白烧黑鱼河虾面、土鸡面等等。

桐乡阿能面馆几乎都是这样夫妻双双的家庭作坊。三年前一个冬日,我与妻子开车去桐乡朋友家接刚出生两月的猫咪星巴,当时天空飘起那年江南的第一场雪。我们来到邵家桥那家老面馆,这里就是阿能面的发祥地,门外有几棵高大粗壮的银杏树,沿街落满了金黄色的落叶。走进新装修过的店堂,厨房里飘出热腾腾的香气。也许是天寒,那天吃到的阿能面,别有滋味,格外温暖。

上海五角场也有一家桐乡小锅面馆,开店的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小夫妻。师傅姓严,是阿能徒弟的徒弟,他们来上海开店也有五六年了。夫妻俩早晨9点开门,晚上一般到12点以后才打烊。店内所有食材包括面条,几乎都是桐乡老家带来。父母在老家养鸡、种菜,还经常去河浜和水田里捉来野生的河虾、黄鳝、甲鱼。他们每周开车回老家一趟,深夜去清晨返。面馆周边有不少写字楼,每天午市和晚市,店堂里常常坐满了写字楼上班的白领。

时常见有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桐乡人穿越城区慕名而来,为了吃上一碗家乡的特色面,一份记忆里的家乡味道。店面虽小,但是到了店里,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正如导演陈晓卿说的:“人在异乡,胃在故乡。很多时候,吃的已经不仅仅是一顿饭,更是一碗缠绵的乡愁。”



夜光杯

## 寒色蓝味

那漂亮明净的、隐住在绯红和淡粉间的建筑,屹立在视野的尽头。那是万里蓝天下的一处橘井泉香的地方。我钟意,这湛蓝衬托下播洒爱心的医院。周遭被野趣蔓延的生态环绕,被垂直纵错的翠屏描绘,悠久的医学院移植而来的老香樟,依蓝为直,一脉传承医学象征,生根繁荣。晴川朗天,无比透明。

院内,色调完美,给病患以安慰;手术室的空间,温度,颜色,气味,营造出另外一种寒色强烈的蓝,一种高贵细致的靛蓝。伴着冷气,如玉蓝贵气,如宝蓝寒幽,弥漫着,流动着,也静止着。这冷静的寒色,畅快的蓝味,带来挑战的喜悦,常常让我快乐满足,使我有救治生命的快乐。这是我爱的蓝,代表着博大,智慧,冷静,宽容和爱。我的所为因蓝而崇高庄重。我爱一身纯棉质地的寒色系蓝衣,爱混杂酒精碘消毒蓝布棉巾的味道,为寒色蓝味中每一次亲力亲为而沉溺。头顶的无影灯也烘托着蓝的气氛,照亮蓝色的身影,见证着我天生在这里。是非亲力到蓝衣至蓝才安心,是非亲为到平安抵达才肯罢休。

我钟情,这手术室的蓝。蓝得冷静,蓝得透彻,蓝得纯净。是最美的色彩象征,虽偏寒色,却明快,深邃洒脱;是最佳的安抚色,令患者放松心情,等待重生;渗透到我的肌骨和情绪里,使我痴迷柳叶刀,笑傲手术台。这样的蓝味,是对生命最纯真的热爱的代表。

静谧的浅蓝,属于万鸟飞行的天空;广阔的深蓝,表达千帆航行的海洋;而那片冰光浴爱的天空,散发的不知倦怠的靛蓝的寒色啊,就是患者贴恋着的治愈之色,渴求着的康复之味;就是顶上的那片天淡蓝,心上的那片海蔚蓝。而我生命里深爱的医之蓝,情至痴,始于真,一点也不夸张,也不虚伪。寒色蓝味陪伴着我,诠释着对生命最深沉的尊重和敬爱。

雾凇 江天舒 摄



## 略谈笔名“屠鴉”

祝淳翔

2014年10月,当决定要来搜集唐大郎散落四处的随笔与诗,遵循由易人难的原则,最先着手从《亦报》中抄录有关文字。因为之前在编陶亢德作品时,已对这份1949年后的革新小报有所寓目,对许多内容留下印象。譬如当时就发现有位作者笔名“屠鴉”,颇引起我的注意。

倒也不是说他的文字有着多大的魅力,一旦阅读便引为绝作,而是由于在1952年1月8日,唐大郎以高唐笔名,发表了一篇《屠鴉之死》,文中说此人是“十余年的老友”,是大家眼中的“好人”,“对反

动派的黑暗统治是不满意的,因此愤世嫉俗,可是他对那个世俗,只是愤、只是嫉而已,却没有精神来对抗,对它争,因此形成他长期的颓废与消沉”。又说他这类人很多,虽嫉恶旧社会,却“总想着振作精神、改造自己”。终因长期沉溺酒精,“吃的又都是烈性的酒”,于一瞑不视。

死者为大,是值得一谈的重要原因。而据我有限的目力所及,华东师大学中文系的杜英女士最早论及其人其文,在2010年一篇谈小报文人改造的文章里,称其小品文“取材山水草木,文字柔婉清丽”,语

言“相当干净,有晚明小品的遗风”,可谓推崇备至。然而杜女士并未解答屠鴉其人究竟是谁的问题。我也是历经多年,潜心摸索,方于2020年秋冬之际侥幸解开了这个谜。

先是在《春秋》杂志1944年1卷8期五月号的“编辑室”中,见到主编陈蝶衣有这么一句话:“徐国桢先生养荷于梁溪的管社山,地滨太湖,风景十分瑰丽,因此可供国桢先生笔底渲染的资料,亦如江上清风与山

间明月,有‘取之不竭’之概。”让我蓦地记起,屠鴉似乎也有类似的经历。继而又于无意中瞥见1943年12月9日《上海艺报》蒋叔良“九公说法”专栏,谈及:“眉子服务于梁溪仁慈疗养院,半实为调养身心也。其地在梅园之邻,太湖之滨,故风景殊倚幽,愚尝约其得暇前往小驻,并行治痼疾”,因那里病房费用甚廉,故希望多约三两同志,“同展展履,起居有伴可无寂寞之感”。“而院中有落拓徐眉子为之照拂,大可

当然就是鱼池。更内,是狭狭一排稻田。田的更内,是山坡。山半是一座疗养院。山名管社山,院名仁慈疗养院,地点在无锡。那时候,院内住有一位主人的朋友,就是我。”行文曲折,大有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遗风,亦深得袁牧园“作诗文贵曲”的意趣。

唐大郎曾提及徐写过《白门影事》《秦淮红泪录》两篇连载,惊叹于他“记他人之诗,一字勿损”。经查检,分别刊于《小说日报》《社会日报》,署名阿眉、白

门旧客。又见1945年5月《繁华报》上有篇揭示《春秋》杂志作者班底的短文,作者萧持隆写道:“其他杂文作者徐国桢先生,有眉子、徐行客、管社山人等笔名”,所作散文甚多,“《春秋》每期刊载者至少二三篇,颇受读者欢迎”。

徐国桢对侦探小说很有研究,他在1948年《宇宙》杂志刊有长文《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》,分3次连载,并于次年结集成册,书中指出:“还珠楼主真是大手笔,从他作品的文气而观,一口气就是数万言一泻而下,确有长江大河,怒涛汹涌,奔流激荡的阔壮姿态,奇中逞奇,险中见险。”这与《亦报》上屠鴉《通俗小说与作家》文中:“还珠楼主的笔是放纵得很的,好像捧起一盆水,向你夹头夹脑泼下来。他的描写,遮遮掩掩之处很少,读上去好像看见一个

霹雳火秦明,舞动狼牙棒,拍马杀来……所以讲到气魄,他是冠绝侪辈。”相似程度极高。结论不言自明。

最后,尚有一事值得指出,《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》于1930年末,引郑逸梅《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语·小报》,提及《社会日报》曾连载眉子的《湖山幽居录》,编者在此下有按语:“眉子系先生曾用笔名,但编撰者未能查得刊登此篇的原报进行核实,记此待考”。施蛰存固然用过眉子笔名,但《社会日报》上的乃是徐眉子,与施先生无关。

## 七夕会

现年轻人的身影,晒太阳的老人们就都异常兴奋,齐起身,集体迎到村头。看看,看看是谁家的儿女没有预先通知,现在突然回乡,为了给家里的老人一个惊喜。收获了惊喜的老人,明天就没闲空来晒懒了,家里的高兴事要忙一阵子。新一年的春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,故乡啊,聚在一起晒太阳的老人们,你们的牵挂又添了多少长度和重量?我祝你们身体健康,盼望那一缕缕洒在晒懒场地上的阳光,给你们送来更多的温暖!

## 健康

新年将至,想起家乡鄂西北山区那些“晒懒”的老人们。所谓晒懒,其实是晒太阳。我家现居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地段。小区附近有两处老人们晒太阳的最佳场所:背靠高楼大厦,正面向阳,并且避风。上海老人们晒太阳是为了保健养生,相聚一隅,坐在舒适的椅子上,安静享受阳光浴,彼此见面点头打招呼,但是并不长篇大论交谈。家乡的老人们晒太阳却“绘”不出这样的安静“市井图画”。第一不同之处,是参与者们不讲究如何落座,最好的座位也不过是一张

小板凳。大部分的人是背靠山墙席地而坐,姿态各异,身心放松,一派懒洋洋的神情,所以叫晒懒。这“晒懒”二字,称得上是形象贴切,生动活泼。终年起早贪黑辛苦伺候庄稼的老农们难得像这样,痛快淋漓懒散一场。冬闲时日,秋粮早归仓,夏收作物在冰冻的大地怀抱里进入半醒半梦之乡,等候春暖花开。这时不抓紧机会偷偷懒,更待何日?平日里少有在一起说话的功夫,今日“懒”在一起,怎能不你一言我一语,热热闹闹拉家常呢?苞谷,红薯,小麦,豌豆,这些都是家常话里必不可少的内

## 晒懒

杨世运

容。还有张家娶媳妇,李家嫁闺女,王家盖新房,更是热门的话题。也忘不了说说国家的大事喜事,增添心里的快乐,丰富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我家在县城。小时候,常到舅舅家长住。舅家的村庄名叫周家院村,离县城15里。我特别喜欢凑在老人堆里和他们一起晒太阳。老爷子和老婆婆们晒暖和了,话匣子打开,乐意主动给孩子们“拍古今”(讲故事)。讲的大部分是好人坏